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慨，作難道想。淨手潔賽，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門

一

敬禮而且皈依與十方佛、菩薩沒有分別的最勝師長足下的淨蓮！

對於想求正法，至心地修法的人們，謹以悲心宣說修正法的規矩，並以經、論和師長的教授莊嚴；智者所悅意的教授，應當一心恭敬而聽！

三世諸佛為體的喇嘛仁波切（註）說：

當此獲得寶貴暇滿人身的時候，必須做取心要的事情。這必須觀察：我自己的思想和畜生的思想有什麼差別？畜生是想不饑不寒享受快樂，假若我自己除此也沒有別的，那就和畜生沒有差別了。故取心要是極重要的啊！

關於『取心要』，首先需要不貪着現世的享樂。『秘密總綱』說：『由希求他世，多
修習淨信，智者可入壇，不求現世果；若貪着現世，不得他世利，若求他世益，現世果亦大。

傳說唯一本尊最勝師父覺璃（註三）臨終時，瑜珈者卡次確問道：「覺璃去世了，我修治行嗎？」答：「那是壞事，丟開吧！」「那麼，講說一面修行嗎？」答話仍然這樣。最後問：「那麼，幹什麼呢？」答：「且第諸統！」

（註三）他把這話放在心裏，就在惹真寺的柏樹林裏住著，跟野獸沒有差別，不和任何人晤面，就這樣度過一生。

又有一個比丘在繞塔，敦巴仁波切說：「覺璃瓦！繞塔固然是可喜的，若修一種法，比這更可喜。」他以為是喜歡禮拜，就去拜佛，但敦巴還是那麼說。他請問：「那麼，做什麼好呢？」連答三次：「且第諸統！」

敦巴仁波切對於這世間的一切享受都是棄舍的。有一次，因為街上請吃飯，他教功德自在說：「今天你到那裏去吧！我因為想作一個棄舍世間享受的樣子，所以去不成。」他說着穿一件破舊的衣服，披一件大氅，褪出兩膊，把袖搭在左右肩上。有時走到柏樹林裏，有時拿了一根藤杖支着下領，口唸：「世间智者利與衰，苦樂毀譽及稱讚。」

法非我境，一切當作平等觀。有時又唸：「我今求解脫，不必利敬縛。」他這樣走來走去地唸，有時全唸，有時唸一點，有時唸一半。在他，並不需要那樣做，這是為的教導後
人。瑾峨瓦也常常唸這個頌文，而等觀八法。

因此，對於現世快樂時就歡喜，痛苦時就不悅等一切觀念事情，應像去毒一樣地斷除。其理由是：因善、不善業全是心的作用，單身、語業是無記性；那個時候，希求現世的快樂、稱譽和利敬，不喜歡痛苦，毀譽和無利敬；故一切事情全是不由貪、瞋、痴發動起來作的，所以業大部份都是不善的。由於不善業所發動的務農、經商、放利息、打架吵嘴、降伏仇怨、保護親人和聞、思、修等任何一切事情，都將純粹地成為生死和惡趣的因了。

因此，《集法句經》也說：『意為法前導，意速意為主：如由其毒意，造作身語業，彼能令得苦，如輪斷頭；又如以淨信，發為身語業，彼能令得樂，如蔭相隨。』

由三毒惡意所作令生苦果的例子，如那兩個乞丐中，有一個因愚鈍，決定了他將要入冰窖；另一個因聽從僧眾有清淨的信心，他說：『應該拿米的子應推開，如輪斷頭。』不到許久，他睡在路邊上，被車輪轆斷了頭。另一個因不发育動的，非但不成為罪，反而成了積聚資糧的殊勝方法。此等經教中說的很多，而從世間來看也是顯而易見的，如以輕蔑態度施人飲食，不但得不到歡喜，反而會令人家不高興。
若以淨信或悲心等行布施，就能使別人感到最大的歡喜。

既然現見這一切都是心的差別，就不應該對於現世的快樂發生貪著；萬一發生了，也

格西敦巴請問阿底峽：「有地獄、餓鬼和畜生！」

由希望現世的快樂，樂、名譽三者出發而作耕種，乃至修行的事，都叫現世的補特伽
羅，跟畜生沒有差別。

由於希求後世人、天等出發而修法或作世間事的，叫做下士，他所造的一切業，也純粹
是生死流轉的原因。

自己想解脫生死，由於厭離和恐怖一切生死中事而修行佛法，純粹是善業，是解脫生
死的因，他叫做中士。

不但為了自己解脫，也為了解脫一切有情而所作的一切，皆是成佛的因，他叫做大士
或上士。

可見上、中、下三士，也唯有依着心建立的。佛法的開端。若不能拋棄現世的樂欲，則連佛教徒的名字也不會產生。如前所述，由貪現
世的樂欲所做的事，大都是行之非法而不是如法。譬如馬沒有犛子的相，不能叫作犛子。
故棄捨現世的樂欲乃是佛法的開端，是佛教的首要，是佛法的根本，是預備的第一步。
無一喇嘛耶貢巴說：「現在，要收縮貪戀故鄉的後繩，背棄親屬，對於錢財當依靠知足
以對治；這是捨事的第一建議。」

因此，若欲知道以前修未修佛法，現在能不能修佛法，當觀對於家鄉、親屬、飲食、
佛法混合起來，那就失了正法！我從此生專修，我從此生專修，
亦不能窮盡，故應舍壞，所說正法。傳說這些是賜給傑尊彌拉回家鄉去的臨別贈言。

傑尊彌拉也說：「子若至心修正法，若從心底生淨信，若能不顧現世樂，若更真實隨
我行，當知親屬乃魔使，勿執詠實斷，佛興，財食正是魔守卒，親密極壞勿愛著；五欲魔境
是魔繍，決定縛縛貪愛，童朋誠為魔王女，決定詠惑應善防；故鄉亦是魔王獄，極難解
脫應速逃。總當棄捨一切死，現時放下最有益，人聞我說即修行，彼誠具法善根。」達
波那傑說：「世間一切樂欲現象似人，似地不能長久；幻身像借物似地迅即壞滅；財物虛
幻的誘騙是痛苦之因；故鄉的魔獄是能縛縛者。誰要是耽著這些，就要流轉生死！生死的
核心是我執，應當根除。」

樂抓得很緊，無法離開它，佛法就修不成功。
後來被繩子拖往打轉轉，等到繩子整個地在攪子上繫起來以後，牠除了把下巴擱在攪子上，再不能使牠的身子轉動了。同樣地，最初固然想跑去修一點佛法，但是，因爲沒有拔掉眾現世間吃的、穿的等等的攪子，所以後來只落得一個無法轉動。有一個叫做喺歇的格什，因為他是由於穢亂而死的，所以格西敦巴就說：「喺歇如果死在三年之前，就是死一個三藏的法師，可是他晚死了三年。」這話，他的攪子就是寺院。若能拔掉大、小、中三種攪子，佛法就沒有不成功的。野牛如果能颳破牛毛織成的網，則蜘蛛的網，更不能障礙了。

一、驅牛、馬等渡河，初莫猶豫，如果不然的話，牠們一害怕水，起來就不肯走，你往那邊拉，牠還往這邊奔咧！小牛不願意喝水，雖然把牠的嘴按下水去，但牠挨到一點就會搖擺起來。同樣地，如果不嚴厲地一下子斷了現世的貪著而修佛法，那末，後來就不能斷貪著，你往那邊勸，牠還往這邊辯咧！而他前所學的，也將變得完全沒有。一

所謂「伊難」，即是關於音調等的引發，最初那個「伊」字很難引發，如果起頭能夠引得悠揚響亮，那末，後來就很容易了。同樣地，對於修法的人來說，在最初，心棄捨現

修「菩提道次第第一」

修「法門」
修菩提道次第一初修法門

世樂欲是困難的，這只要放下一次，以後的也就容易；那最親愛的也就是五欲。如果以爲不是這樣，當可以反駁，咱们都是西康人，內伙子不用客氣。一般修行人如能棄捨世樂，佛法修不成，絕無是處；然而這是很困難的。對於這，敦巴雖然傾注全力地、誠懇地宣示，但咱們總覺得此法庸劣，而別求一種『高上』的，最後，只落得一無所成。

又：一個人用生皮裏來，他起初似乎鬆鬆地，但由於皮子乾枯，就將無法活動地發生緊逼的痛苦，若用一把利刀豁然開，他才頓生快樂。同樣地，像『集法句經』所說：『聖說寶、莊嚴、子女所有貪，較諸鐵、木、草，所作縛非緊。聖說五欲縛，似鬆而實難脫。』只要對於現世的五欲有了貪著以後，起初像似鬆鬆地，但是，到了緊要關頭，就簡直不能擺脫地連自己的戒律也不可能拋棄了。因此，關於割斷現世的貪著，必須用一把鋒利智刃而有厚重信効的刀。總之，那五欲裏面，衣服飲食兩種是最厲害的，其中衣服佔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唯這飲食的貪著最難割斷。

一分的時候，因為有蓋皮不張弓而脫鞋子是無用的，必須脫盔才行。

傳說：目標擺在面前，而把箭射到遠處去；賊子逃到樹林去了，而進到草原去尋覓；鬼在東，而送於西。這樣全是白費。法未修成是因爲沒有棄舍世樂所致，是因爲好高騖遠所致。現見這是頂正確的。現在大多數義學者、頭陀行者或普通修行的人都愛討論什麼是風入中脈的障礙，這種人只知探求很高很高的東西；其能夠研究這樣達到扼要的
人，比白天的星宿還少！我有這樣的想法：地上菩薩的斷證暫時我修不到，與其求彼，若能求我自己必不可少的東西，則更高興了！我覺得，像他們那類的人，實在跟這個是個工的飲食，而拿那些希望將來有利益的金、銀之類的東西。所謂『百說』，就是指西康人們，講起話來，動則百句，雖然揮舞千鏽，而事情只是一個，歸納所說的話，一句就可以了。同樣地，無論作聞、思、修三者哪一種，他的佛法沒有生起，完全是由貪著現世的快樂所致。－－士夫們！他這些話很可能使我們了解：現在瀆世想修佛法的人們，無論說怎樣博達聖言、多習經典，但是，如果一下總合起來，那就是說：『對於我，目前應該修和應該斷的，沒有別的，就是需要努力令心棄捨現世的享受。－－士夫們！這一着是需要的，別的什麼也沒有用啊！

四

還有見母雞、門閰和狐與猓的故事。所謂見母雞，傳說是這樣：在峽原的河這邊，黃鼠狼吃着見母雞的頸子，見母雞驚飛到河那邊，黃鼠狼說：『雖然捉到一隻肥如犛牛的見母雞，但跟家鄉祖宗離遠了！』\n
九
佛法毫不相干漸漸地遠去了。因此，霰惹瓦說：「對於現世起常執的人，縱然有一百種功德，也還是在向一個過失的底下鑽，到後來，是什麼利益也不會有的。由此，貪戀現世的快樂而不顧將來利益的人，與畜生無異，縱使拋棄佛地以內的事，也沒有用。」

博杜瓦說：「人們只顧現世的吃喝問題，而不顧將來的問題，在他們，死的恐懼比饑餓的恐怖簡直小到沒有。」

如果認爲會享受現世一切，就是精明強幹，則畜生還有比我們超過的。佛說野鼠能在窩上造天窗，蛇進來了，牠就跑到那個天窗去，回頭咬着蛇的腰部以至於殺死。還有，鹹而請援兵等都是。至於保護親屬和子女等呢？畜生也比較善巧；現見牠們在一個月，父母子就能一般大。看吧！老鼠、燕子、蜜蜂等，都很會儲蓄，也很有技巧。因此，如果唯現世的利益是圖而不能發現別的，那麼，所謂『士夫』或『人』的名義就完全失掉了。現世享樂不捨而又能修行佛法，二者是不能俱有的；絕不可能把一張羊皮割去一塊作別的質料而同時又做成水袋。薩本達說：「用很大的方便使現世的享樂不失，同時又希望畢竟安樂的解脫，這種愚痴的貧苦，簡直頑笨到極點！因而應該努力放下現世來修行善。」

法王塞巴說：「法王子也說：『仁波切！往昔修積百福所成的這個暇滿所依的身子，將來是很難得到的；因此，應該用作渡出廣大苦海的船，不要把它無意義地糟蹋了。』」
要把佛法和現世的欲心所除成平等無二，誰也做不到，那些希望做到的人，無疑是
在自己欺詐自己；誰碰見了我，由此所說，也再沒有別的；因此，各宜隨處勤修身語
善。這是法王塞巴在開房門上貼的告示。《寂積經》裏也說：「一切法如緣，唯隨所
轉，何人發何願，如彼果得成。」《入行論》也說：「佛說『勝解』，是，一切善品根。
佛除了說自己把心燬釘在那裏，就能得到所希望、所理解所思願相同的果報以外，從
未說因何偶然修一點劣劣的事，就能成就殊勝法。現見三種士夫、三乘等等一切，也唯是
欲和發心的差別。所以，如果我們把心燬釘在現在的五欲上面，而在那上面去欲求、理
解，為它操心，而在那上面去怎樣好就怎樣作，那末，僅僅將來的利益還不會實現，何況
菩提呢！這樣，將來墮地獄之類，也是因有過去的業和臨終時心中熱騰騰的猛利的貪欲，
才頓然到地獄的火中的。現見一切雜染事情，都是由猛利的貪欲多多地積業而成的。
因此，不棄捨這現世的五欲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文殊菩薩對宗喀巴說得好：「如果不首先發出離心厭患整個生死，則聞、思、修等任
何所作，一切不外生死和苦趣的因；故生起第、圓滿次第如然高深，但必須暫時攔下
來，未生出離心，絕不放棄任何努力使它生起。」措普那札瓦說：「如果不知道生命像水
泡一樣，不至心地念無常，雖能修很多善品，也是現世的工具；如果不知道名利虛幻，不
拋棄傲大感，別人縱然認為頂好，也是現時八法的奴隸；如果不能毅然拋棄現世的享受，
無論努力作怎樣地善事，將來也只能空空赤身地去，咳！那時將何以往後世呢？如果不知解生死的過患，沒有捨棄五欲，則無論吹得怎樣厲害，也是現時諷誦虚偽之流。阿底峽也說：『我的貢巴仁卿喇嘛說是要修行，但如果修的時候這樣想：因爲修行，可以招來很多布和整包整包的茶等等，那末，怎麼修也是罪行；如果修的時候這樣想：我要出離生死海的邊際，要播下大菩提的種子。那末，僅僅這一想的福報，虛空也就容納不下了。』

法王子說：『仁卿喇嘛！為了現世的親朋和仇怨而發起貪和驕，而積集財產和招聚眷屬，但這是對自己的教誨，我們大家也必須了解它。』

聖王等雖然得到世間的樂果，也並不堅固，而且沒有死後不墮惡趣的把握；因此，你應該努力厭患生死啊！』

甲瓦·漾湶巴說：『總而言之，士夫們！人們只喜歡高深的法門，不滿意低下的法門，什麼空呀空呀，無呀無呀，高呀高呀，非常喜歡，而不樂意與補特伽羅修證的程度相稱的法門。法是大圓滿沒有用，必須補特伽羅到了大圓滿的程度。這類人，說法值數賠而有餘，其人則值狗價而不足。単是法說得到家，而自己並不修行，這就和把戲的歌唱、鸚鵡的唸誦沒有差別。我們所需要的是：對於法門，了解一個，了解兩個，就要結合到自己的相續（身心）——』

我們所不需要的是：法沒有在自己的相續上出現；心與法像糌巴粉和水不相合一樣，在法和補特伽羅的中間存...
在了很大的空隙，连人也可以穿过。佛法像用煮在锅里漂来漂去地在嘴巴上面浮着。因

個惡念阻障住了；多財雖能布施，但仍是被這個惡念所摧殘。雖然努力地持戒，但仍被名聞、利養等縛給纏繚起來而不走解脫的道路，那能繫縛於生死牢獄裏面的枷鎖，也決定是操縱在這個惡念手

甲塞寧波切說：「關於佛法解脫道上的障難，再沒有比專門作（現世圓滿）的這個壞

觀念大了；因此，應該徹底地斷掉它。聞、思、修三者，無論修哪一種，如果滲雜了這個

壞觀念，就如同飲食淪棄一些嘔吐的髒東西似地，無疑會把好的變成壞的。師、徒、朋

友、親屬們相互誣門，而且不以一切罪惡、痛苦、惡名為可恥，反花很大的辛苦去追求享

受，完全是被這個壞觀念驅策得沒有主宰；為了摧毀別人的盛事而盡身心努力地誣門，結

果弄得自、他、現、後兩俱失敗，就是因爲他的心裏鑽入了這個惡念魔；雖然手執聖戒明

炬，但仍在利養、恭敬、眷屬等事情上面誣門而走向罪惡的懸崖，只是因爲他的眼睛被這

微劣的果報，這仍是被這個惡念所摧殘。雖然長久地修定，但仍由貪瞋自讚毀他而誣門，越

修越摩他心，越不寂靜，也是由有

自心是有堪能的，那末，這一切都將成為助伴，而這個惡念呢？才是決定障礙佛法的。現
世的圆满是很难成就的，即使成就了，自己也没有自由享受的决定，而决定要到来的，却
是自己的死亡。死的时候，财产、眷属等是毫无所用的，而且因要和它们离开，反而
加倍地痛苦。我们必须如此地深思熟虑，用最大的方便断除对于现世的贪欲。

「且第説統」这个法门真是个深而又深的法门。所谓「深」，是指心难測度，慧難通
達，是拔除痛苦、成就安乐的方法，其重要性在别的法门里没有，这才叫做深；且第説統
这一法门呢？正是難測度難通達的。

在印度，无论在唯识宗以下的那一个事师面前，如果你说一切无实、自性空，他一
定这样想：「啊呀！这般的胡说，真是疯狂了。」同样地，一切贪著现世的受持十部圣教
的格什，为千百个众生礼拜的上师，能説説四部续典作百個灌頂的開壇師，以闭闥和坐静
般地響亮，但是，他们並沒有了解和通达这个法门。如果説必須捨掉现世的一切享受和快
樂，他們心裏一定不能容忍，一定這樣想：「啊呀！这简直是对胡乱説！」他们对这个法
门，父母親戚等任何人的話都不听，而甘願窮困潦倒地漂泊，只能把他算做傻瓜和不可栽培的
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门

（一）

我們以處境，當心，思、修等等一切，任何作什麼，不能在現世受苦，而在人羣中算一
個很快樂的人，要成爲人的模範，物質要富裕，不希望於人，不伸手，不乞求；奶茶、清
茶、肉、酥油和糕點要多多堆積，可資享受。這樣才是佛教徒和智者。這樣才能成
為一個被人稱揚和非常快樂的人，自己這樣努力，也這樣教別人，他們以爲，能夠這樣，
才是男子漢大丈夫，才是大智慧人。大德們尚且如此，其餘出家人的心不能接受這個甚深
法門，就不必說了。

現在，一般人對於聰、風或空性等法門感到興趣，雖然三五成羣地專門談它，對於它
的修持努力的也很多，但是，對於『且第諾統二法門』感到興趣的人，實在太少，如果對
他們講說應該放下眼前的親屬、田地、房屋和財物等現世享受的法，那麼，他們將如驢頭
挨了棍子一般，心裏昏昏地、鼻子酸溜溜地簡直不高興，簡直不乐意修。現見如此，這
名，閉關修行的人在門楣上寫些字，表示修行人不會客，也無非是想現世的禪師之名；
行布施，也只是希望得到現世的樂善好施的美名。三軍如把糌巴粉拋到水裏，毫不相干。
甚至作一點點供養，也希望別人看見。任憑作什麼事，都有這個無所不想的觀念來參加，
任何善行，都是在追逐名呀！名呀！『名』像個騎士，它牽着我們的一切。因此，士夫
會知道；富翁在爲知足的人看門，貪戀五欲者不會接近。～朵瑾・尚敦伯說：～追求現世的快樂是痛苦的，如果能把現世的快樂交給風，就能生畢竟的快樂。～喇巴也說：～我說：～但是，我也沒有別的方法，沒有別的教授，只有教你們且第諸輩，～港巴也說：～二弟子們說：～那末，我就信任你吧！～港巴說：～貪求現世的五欲，是我們現在和將來一切痛苦的因，所以我必須拋棄現世五欲的經營；現世五欲經大凡，心裏就不會快樂，結果還不知伊於胡底。～在那種情形下面，只有罪、苦、惡名三者同時來了。因此，必須遮止這多種類的欲念；遮止各種五欲的觀念，就是快樂的開始。因此，要使現在、將來都得快樂，就必須表示心裏面什麼也不貪和什麼也不積聚。但是，不求利養，利養反好；不要名譽，名譽反大；不圖稱讚，稱讚反廣；不想眷屬，眷屬反多。如真心修法就需要守貧，而且要能窮到死的最後，誰能生起這種觀念，天、鬼、人三者是絕不能再使他困窘的。耽著五欲、追求五欲的人，是在自討下賤、自作痛苦，別人譏嫌，自己也苦毒，將來還要墮惡趣。～

傑確巴說：～能授～現世五欲於風，才能叫做～厭離行者。～一個人什麼也不需要，龍樹阿闍黎也說：～摧疚殞固然舒服，但沒有五欲更舒服。佛法是勝妙的道理。佛法能令世間快樂，能令世間歡喜。這世他
世都不欺詐。行行為合於佛法，當國王也快樂，並能出現像廣大頂髻一般的名稱遍揚十方，就是阿闍黎們也要給你敬禮；你當國王能依照佛法行事而不是為名，那就有很好的結果，除此別求是不會有利益的。這是一段教授國王的話，意思是，你如果能依照佛法，就能得到五欲，那麼，現世的利養、恭敬、聲譽和名稱等，隨你所欲，一切皆成；除此，如果你另外把心樞釘在五欲上面去，那麼，你哪有點都不知道自己，那就是個呆子或愚夫，永不失，並得菩薩無盡樂，無等圓滿諸佛位。若欲求諸樂，當盡捨五欲，若盡捨五欲，若盡捨五欲，即得最勝樂；若隨五欲轉，永無滿足時，智遮五欲時，即能得滿足；五欲不能滿，智遮能滿足，具智滿足人，不隨三

[

聖者無著也說：」「享受佛法的智慧生活快樂，簡直不能和享受吃喝、女人、歌舞等


修「菩提道次第一」初修法門
五欲的快樂相提並論。一、這話怎樣講呢？因為吃喝等享受的快樂是：一、不是充溢全身的；二、要靠外緣，不能隨願即得；三、不遍三界；四、不能引聖財；五、受用有盡；六、易遭仇怨等破壞；七、不能帶往後世；八、無論怎樣享受，也不會滿足；九、能引現、後一切痛苦；一、引貪等煩惱；一二、能導致殺生等罪行。享受佛法所生的快樂是最殊勝的：一、充滿全身；二、從心所欲；三、三界都有；四、能獲聖財；五、受用不盡地增長；六、仇怨等不現、後一切痛苦；一、引貪等煩惱；一二、能導致殺生等罪行。

格西奔恭甲聽說將有齊主來拜會，就把佛供作得好好的；五、受用互不相妨；七、現在和將來都可帶走；八、能畢竟滿足；九、不引現在和將來的苦；一、充溢全身；二、不假名安立為樂；一二、能摧毀煩惱；一二、能摧毀惡行。

看這情形，到後面來我們會得不到了。但是，他即時檢查自己的意樂，並且把他的木碗扣起來。快盛酪呀！行堂師叫他。說：「壞念頭剛才喝過了！一不肯受酪。他的資具本來很少，但是他罄其所有地獻給甲拉康寺而去討口修行。
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門

二

地收藏東西：可是佛甲聽決，他除了一個破水瓶和一袋乾糧以外，別無一物；他把那件乾糧搭在臂上，把那個水瓶提在手中說：「我的收拾就是這樣，除此，還有什麼可作呢？」博地瓦聽到這個故事，稱讚說：「佛甲的收拾才對哩！同時帶一件普魯給佛甲，對大眾說：「他要死了，需要藥物，我們不貪，所以不需要！」是的，修行人必須像他這樣，如果預先要準備許多糧巴、茶和酥油，佛法是不會修成的。傳說咱迦瓦也說：

佛甲自己說：「我作白衣的時候，雖然帶着像刺也似的弓箭，佩着兩三把刀，但仍然感到仇人多，不夠防禦；因為我一個人能敵四十人，街上的人們就給我安個綽號叫做『嘴十四』。我雖然白天上山行路，夜來村裏行盜，但肚子仍然不飽。現在呢？我丟掉了防身武器，仇人反倒一個也沒有；我連吐口水在石頭上的事情都不作，但肚子仍然不飽。現在呢？我丟掉了嘴，還不是爲了減輕煩惱嗎？而我的煩惱已經在減輕了，他們多聞而未減輕煩惱，这是由

於只在口上說一說所致；很明顯，現在我自己這樣就可以了，難道我在現在纔想當一個格西呢？
嗎？難道我還想做個大修行人、做個首領、做個上座嗎？

傳說他在跟煩惱鬥爭時，如果生起五欲的心，就用右手拉着左手說：「你呀！奔恭
瓦！一並且扯著右手，一個勁地高興。

樂，難道還不值得加以注意嗎？

博多瓦也說：「只要認真修佛法，就在現世，也可以跟別人不同；我當白衣時，挖了
三次金鑼，可一錢金子也沒得到，如今每天都有很多兩金子湧來！在角瓦隆巴地方，再沒
有比康壩巴的快、樂和名譽三者大的了，再沒有比瑾哦瓦快樂的了；從如法修行得來的成就。

又說：「瑾哦瓦在最初求學的時候，沒有糌巴，僅僅吃一點活
蔥，裙子沒有東西補，就使硝皮來補它，故有『瑾哦果嚮景』之稱；然而，現在瑾哦瓦却
能這樣想了：所有南瞻部洲的人，我都能養活他們。」

這樣，如果想一下過去師長們的傳記，就沒有一個不是那樣的。

我們更應當拿他們來想一想：我也是一个男子漢大丈夫，如果能拋棄現世五欲而沒有
快樂，根本是不會的，不能棄捨現世五欲而有快樂，也是根本不會的。既是這樣，我為什
麼事情不棄棄現世五欲呢？現世一切五欲像垢礙的石頭似地亟應去掉！

師長們的傳記，發起披甲精進和忍苦耐勞的心，長時間地住在山上修行；這樣，佛法自
然會從內心底下生起。

喇嘛耶貢巴說：

非與其鰥故很多一般人的貌似的論，不如拿諸佛菩薩的傳記作基
礎，看他們從始至終是怎樣地修行；如果這樣做，那才真是最好、最誠實的啊！

博朵瓦說：

有人向格西叮巴瓦請教授時，他說：

「我沒有什麼教授，不過因為我是一個很能幹的
師父的徒弟，所以我能教你得到一點好處。」

傑確巴也說：

心無所求地坦然而住的利益更是無比的。

薩本達說：

一切自由得快樂，一切隨他所欲。快樂第一為發心，財中最勝為布
施，最上名稱為不詐。具慧欲圖現世樂，修行佛法亦得成；應觀正士與益匪，所有圓滿諸
相拏耶瓦說：「若救死就讓它凍死，要餓死也讓它餓死。」
幹地修法，既不致凍死，也不致餓死。
相拏郎・多傑岡取也說：「頭幾天住在山洞裡挨餓，漸漸地會有牧童開始給乾糧，最後街上的人聽說了，也會送供養來的」
治役犯戒經一說：「舍利弗！我的聖教不會因過失而湮沒，我的弟子們不會為衣食而辛苦。因此，舍利弗！大家當可以精進地修佛地的功德，用不着貪求世間的財利。舍利弗！看吧！我說對於瑜珈行的比丘們，有成千倂百的天衆在想用一切安樂去努力地，精進地供養。舍利弗！這樣的供養和承事，人間是作不到的。」又說：「舍利弗！那一些隨如來出家和精進修法的比丘瑜珈行者，由於少欲的諸天，少欲的人和少欲的一切有情的布施，他們的鉢和衣是絕不會沒有的。」
《悲華經》一說：「往昔虛伽梵發心時說：『在我們的教法裏，只要能夠受持四指袈裟，不欲得到飲食，則我欺詐佛陀，誓不成佛！』又說：『假使一切在家的士夫們僅在拇指上耕田，我的出家弟子們也不會被生活所迫。』」
《華嚴經》一說：「即使我們被衣食的生活所迫，但因爲能夠深心耐窮，就仍然是信士們的供養處。因此，最主要的享受是無貪，我們用不著積聚什麼東西。別人心怎樣誇
佛說：「菩薩道次第初修法門」

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門」

「威儀沒有過失，所以用不着故作嬌態。」

「格西卡熱巴說：『現世的衣食，無論怎樣作也夠，只是求不到死後的菩提果；明天死，還是後天死，我自己不知道，因此，應當迅速地求菩提才是。雖然不事稼穡，也未積累資具，但是，修行人凍死的或餓死的，以前見得有，聽得有嗎？以後也是永遠不會看見和聽見的。』

「博朵瓦說：『雪哪怕下到九天九夜，而百靈鳥仍然能夠毫不困難地找到容身之處。同様地，地方無論怎樣不安寧，佛法無論怎樣地損滅，但-if 章巴甲惹說：『棄捨現世五欲不貪著眼前的享受，就是最好的齋益衆生；對任何境界都能知足，就是最好的富翁；到任何地方都能適可，就是最好的朋友；修行能堅持到底，就是最好的悲心；不起『非理作意』，就是最好的持戒；心具修證，就是最好的空行攝持。』

「甲塞巴波切說：『最勝的懲罪是能棄捨現世五欲。』」
傳說達摩甲的弟子格西卡熱巴是一個功德和福報都很大的人，他生了顛僕病，用什麼方
法也無效驗，有一個晚上，他想：有這個病，無論如何也要被逐出人羣去，現在我應當作
一個真正的放者，把所有財產都拿出來作善事，跑到那巖末山的山坳裏，身上滴了很多水；他
路乞討，這樣專唸「嘛呢」。就在那晚上，他夢見自己被水漂著，由一個白人從水中
救出來擺在巖末山的山坳裏，身上滴了很多水；他醒來時，果然臥具都濕透了，顛僕病也因
此完全得到消除。

且第諾統一，確是使我們的修證生者得生，和已生者不退失地增長的無
二的方法。

祝香賈波說：『使正已生起，然而沒有主人來管它。好像富翁被風飄、
章巴喜央說：『修正已生起，然而沒有主人來管它。好
寶珠泥中一樣。因此，我們非常需要厭離世間五欲的這個主人。』
如果能夠遮止現世的一切貪著，修其他一切佛法都將毫不困難地一轉趣就可以了；如
果沒有遮止貪心，任何修證雖然似乎生起在，但它一定很快地失去，這種情形，我們見的
聞的太多了，同時，還有理論成立。

衆生依怙說：『未割五欲皮，信定等上德，雖然似生起，一刻即消失，
功德必堅固，一切佛正法，定於相續上，生起與堅住，並不斷增長，生所有道心，易如
新界。』
生起和沒有生起這兩件事情來區別的。——這是說，我們不以富於現世的圓滿為有福，而是
以生起厭離心等的不顯倒智為有福。

甲塞仁波切說：『內心相續上如果有佛法，那就是究竟的積聚資糧；如果能憶念哪天
死沒有決定，就是究竟的聰明人；如果能止惡修善，就是究竟的誠直；如果能愛戴一切眾
生，就是究竟的高尚；如果能知足、有智慧就是究竟的富貴；如果在任何上面也不貪著，
就是究竟的快樂。』能夠這樣思維，就能遮止對於現世一切五欲的貪著，由於這個厭離現
世五欲的心的發展，就能對於整個生死發生厭離，到那時，就可以叫做掌握了解脫道的方
針了。如果沒有這個厭離心，無論有什麼，也不能掌握到解脫道的方針。

假使有這樣的想法：棄捨現世五欲的功德和不棄捨的過失，既如上述，那麼，棄捨的辦
法是怎樣呢？關於這個問題，章巴甲惹說得有：『關於棄捨現世五欲，需要這些條件：
一、跟平常人的心理不一致地獨特；二、遠離家鄉；三、專門對五欲修無意，四、降
低自己的地位；而且不顧任何人的眼面；五、經常監視『遮止對治』的修習；六、不要計
執人言人語，應該以『說了就是了』的觀念泰然置之；七、任何東西，哪怕被飛吹光了，
……

八
關於棄捨現世五欲，有十九個學處。

九

關於棄捨現世五欲，有十九個學處。
第一，遠離家鄉，這是頭等重要的。

在家鄉，有發生貪心的對象——親戚、田地、房屋和財物等，有發生貪心的對象。

仇怨等，因而就只能成天隨著貪心貪心的力量而修成佛法，自己即便是不起貪瞋，但它們會來惹你貪瞋的。親戚找你給他們的現世生計幫忙，假使你不作，他們就會因不滿而造罪；仇人唯念舊惡地，由三門（身語意——譯者）來作損害。這樣，在人在己，都會引生罪惡和痛苦。但是，如果能夠遠離家鄉，就不會有這樣的過患了。

博學大說：「遠離生長地方，遠離諸親屬，及諸煩雜事，如理作意者，解脫即非遙。」

勸發增上意樂經一中也說：「國裏有戲論或諧和，最好跑到百個由句以外去；哪裏有煩惱，雖然如頑，也不應住。一切想得利益，想得功德的出家人，不要用煩心作諧門。」

章巴甲惹也說：「煩惱從家鄉生，不遠離家鄉的是沒有心臟的人；一個人有沒有佛法是由遠緣來區別的，不願意有遠緣的是沒

修——菩提道次第第一（初修法門）
我們應該住處無定。

博朵瓦說：

應該以討口來度過一輩子，必須修習少欲，使心不煩惱，不能老在一個地方打轉。
环境住着，不能固定一个地方，应该像太阳月亮似地到处游玩；朋友、施主等处非久留之地，不要像牛一样把枱子上的肉交给誰来挨住。又说：

一打转，出家人的财产就必须自己完全带走；如果說我现在要走了，这些东西和这些拿来寄存，这个和这个需要用牛来駛，这是绝不成功的。如果一個地方與佛法最相違背，因爲住在那一裏不能適宜而資長罪惡，那就必須離開；如果把佛法弄掉了，地方虽然沒有失，那是毫無益处的。月燈經说：

一念住經说：一随處常無我所執，随處毕竟不執我，犹如麒麟住世間，比丘似風虚空行。一既不這樣，如果對佛法有损害，就必須立刻走開。

克尊・永鲁祝说：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是产生貪瞋的因；熟人朋友多了就能增長期比之见；東西積多了，身语就断善行；在没有熟人的地方漂流不合理嗎？應該把這種頂知自己的話向自己心裏邊去問一問。又说：

一但是，常常地東跑西跑是追悔之因，能在一個地方稳稳当当住下来，才可以增行善行。又说：

博克瓦說：什麼是随順處，什麼時朋友呢？由菩提心引生三增上學，什麼地方能令增长，那就是随順處，什麼人能幫助增長，那就是朋友。同此相反的，就不是随順處和朋友。又说：一如像開一坐柴兵來同火作戰，对于火是無損害的，任任何痛苦和損害，
求現世五欲，希望別人也追求，結果是為貪求五欲的利益而歸於損害；我們必須為求解脫而用且第諾統的辦法努力修進深的道，為利益他們而與他們遠離，去到寂靜處珍惜地、精進地進行。

正理自在說：「五欲似仇敵的中堅，親屬如繫縛的縛索，希望偉大像魔鬼入體；顯耀面容易生憂惱，想修佛法的男子漢應該淡薄情面；在財物上容易生得失，有厭患心的男子漢應該索然棄捨；在家鄉上容易動貪瞋，有厭離心的男子漢應該急急跑出來；在親屬上沒有知足、永不滿意的親屬，肯去將護，就會漸漸地多起來，多起來好嗎？不好，越多越有憂惱，所以，最好能斷親屬的關係。這是心腹話，應該握在心裏。」

巴熱瓦說：「在親屬間，盡管親屬關係是相等的，但是，對於富有的就花言巧語、奴顏婢膝奉承，對於貧窮的就視為窮鬼而加以鄙薄；在五濁惡世，人們只知趨炎赴勢，要求一個正直的親屬是很難的。」
貪求現世的名利而攝受眷屬，對那沒有信心，不求法益的人說法又不講究修持，正是發生誰分，再少，也不須將護誰，所以快樂。凍也好，餓也好，因爲只有一個人，所以都是快樂的。這個意見太真實了，現見一般出家人把苦、樂置於財寶和物質之上。事實上，一個出家人需要借貸的並不多，而人多了不需與借貸的也是少有。\n\n格西卡熱巴說：『貴莫貴於信敬的眷屬，苦莫苦於壞人的首領；不要把持高官祿位，而應以低劣的位置自處啊！』又說：『心距離得很遠，你教訓他，他心裏不舒服，自私心重，增長有漏這樣眷屬和佣人，最好沒有；我這個人的弟子是智慧和精進，它們對於成辦我所需要的一切利益，毫無厭倦。』巴熱瓦說：『有財有勢時，這些黑頭人就聽任差使，不能作損作益時，就用恩來將誰，他們也要背地毀謗，五濁惡世要想得到眷屬的好處是很難的；自己一個人的飲食，誰也不會作，兩手是最難分離的弟子，詭詐的媚態，我不需要。自己一個人行動是最舒坦的了；苦行的飲食無窮無盡，自己一個人的生活隨處都可以看到；自己一個人的衣服怎麼也內在猛利火的暖氣又深又大；自己一個人的住處怎樣都好，沒有主人的茅篷，住起頂舒適。』
第四、不說相似法。

似是而非地講說，聽聞和教誦經，等利他行為，必須完全斷除。

衆生依怙說：「就我們這一般老修行來說，穿一件破絮補綴的衣袍，提一串念佛珠，
開房裏就的痕跡也很清楚，修行到這步田地，去為決定沒有好處的少年出家衆說法，
這樣作，但格西巴傑卿波是不贊成的，我也只是感覺到他們也許是瘋了吧！」

章巴甲惹說：「希望沒有下種的秋實，那是餓死鬼；希望未到時機的利他，那是徒
勞。」

博朵瓦說：「首先成熟自相續，初發業者應當作，利他為首佛未許；
心除利他無別
想，身語切勿現前作。」

錯羅也說：「如果不知道自己究竟的路線（成佛），任何地方推作堪布，實際上只是
一個沒有工資的僕人，這個枯燥的空名是多可憐啊！」

傑喀達巴說：「不管什麼時候，只要還沒有得到不為『八法』外緣所動的堅固心，除
了專門地調伏自己的相續，不能去作因爲利他而結果既未利他又失自利的事。」

（註）黃教祖師宗喀巴，青海人。
。中織室毎日見事な日本製の茶道具（川端）
。輸入品「風呂敷」も素晴らしい（民芸）
。「築州産米飯の味」が洗練（川端）
。入門者・高齢者に最適（川端）
大乘菩提提心法

敬禮大悲心

清淨三學修覺心，宏揚聖教徧十方；

住持正法頂莊嚴，敬禮無等上師足。

三世佛子共行道，出生利樂大寶藏；

由善弟子數勸請，謹依師語而開顯。

眾生如果想要證得無上正等覺，應在發出菩提提心之後，繼續修力修學世俗和勝義二種菩提。我與此世人，欲證無上覺，依根菩提心，堅固如山王，大悲徧十方，不依二邊智，修此之教授。西藏大依怙師阿底峽尊者，曾經得到三位上師所傳的修菩提提心法：
第一位是法鍾論師。法鍾論師教他修大悲心，為一切衆生作種種布施，乃至頭目髪
腦，亦在所不惜。如是常於受者生慈悲心，不着於物，不見施人、受人。就在布施當中，
證得無上般若妙慧。
第二位是慈瑜伽論師。慈瑜伽論師教他能實取衆生之苦，由自己代受。有一天，當
論師在講經時，看见旁邊有人在打狗；論師忽然由座上跌下來，大聲呼痛。在場的人都不
太相信，大師乃掀開衣服，紅色杖痕顯然，正是狗被打擊的地方，那隻狗卻安好無恙。這
乃是修善提心成就，代衆生受苦的實例。
第三位是金洲大師。此大乘善提心法，就是金洲大師所傳下來的。

善提心法之弘傳

大乘善提心法，的確非常殊勝。凡是以此教授修善提心的人，都能很快生起微妙的覺
受，並能發出堅固的善提心。因此在西藏，不論是那一宗那一派，修善提心法大都屬於這
個傳承。

金洲大師把這一修善提心法傳給阿底峽尊者，然後再由阿底峽尊者傳承至怯喀巴大
師。這期間都是以秘密傳授方式進行的，因此受益的僅是少數幾個門人而已。後來怯喀巴
大師發現弟子們修此善提心法，利益甚大，所以決定把這秘密法門公開傳授。於是怯喀巴
此七義論即：
一、明所依加行法。
二、正修菩提心。
三、取惡緣為菩提道。
四、明攝為一世修持。
五、心修成之量。
六、修心三昧耶。
七、修心學處。

e妙依其次序，分別闡述如下：

一、明所依加行法分三

1. 修暇滿難得

2. 加行舊譯為方便，它的目的在作正修的準備，以便加速其圓滿成就。
大乘菩提心法

我們應思惟：人身如寶筏，若無此人身，將如何修學佛法、何以成就利生事業？又其五道衆生，如地獄、餓鬼、畜生、苦難自在，不曾間斷；天人、阿修羅，雖壽較長，或有享受，但不能受戒學法。比較之下，人身誠屬可貴。但人身並非幸運而得，乃是從無始世，能修善法者，日漸減少。所以今生一失，下世能不能再得到，實在沒有把握。因此，今生不應再空過，當修一切淨法。

1. 修死後無常

我們應思惟：南瞻部洲，人壽不定，死緣多而易遭。吾人何日死？何處死？何法死？一定會來，死神一來，是無法以咒力，或任何法子可逼退的。今天雖還活着，卻不能保證明日不死。人命只在呼吸間，而光陰有如逝水，日出瞬沒，去時苦多。因此，從今日起，當勵力修學正法。

2. 修生死過患

六道輪廻，並非像風吹葉落一樣，是聚是散，全憑偶然；而是由善惡業所牽引的。所故經上說：『從善惡業，感樂苦果。』又說：『縱經百千劫，所作業不失；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因此，應斷一切惡，隨力修善。
二、正修菩提心

（一）修勝義菩提心

1. 修加行

先修皈依發心，啓白上師、本尊祈求加持，随誦七支供養。（七支者，即（1）禮敬諸佛；（2）廣修供養；（3）懺悔業障；（4）隨喜功德；（5）請轉法輪；（6）請佛住世；（7）普皆迴向。）

然後端身正坐，數出入息二十一遍，勿令錯誤增減。如此，身已安詳，心無錯亂，就可正修勝義菩提心了。

2. 修正行

（1）七義論云：『思諸法如夢。』是說我們六根所執取的境界，不論是有情世界，還是器世間，都是夢幻不實的。我們之所以有種種分別，乃是由於內心迷亂顛倒所顯現。倘若離開這迷亂的內心，則無一法可得。由於無一法可得，就能破除妄計諸法實有之增益執，了知一切法都無自性。

（2）七義論云：『觀心性無生。』倘若我們已斷除了對外界的增益執，了知外界全是夢幻不實的。然而我們這迷亂的內心是實有的嗎？當知心性亦無實體，有如虛空法界，無任何顏色及形狀，亦無生、住、滅三相；不住於身內，也不住於身外。性全非實，一切分別
七義論云：『中間修幻化。』是說出定後，仍然要隨着修定之串習力，在行、住、坐、臥等四威儀中，了知所現自、他、情、器都無自性，一切如幻，無有實體。

1. 修根本
2. 修習行
3. 修結行
4. 修世俗菩提心
5. 修世俗菩提心
若求速救護，自及他人等，
應修自他換，是即密妙行。

又說：
盡世間安樂，從願他樂生；
盡世間煩惱，由欲我樂生。
愚人作自利，能仁為利他，
依此二分別，何須復多說？
非但不成佛，亦無世界樂。

又說：
如是滅自苦，及息他苦故，
應捨我施他，應護他如自。

所以說，執愛我，是一切衰損之門；執愛他，是一切圓滿之處。
修此世俗菩薩心之次第，應先依本母而修。首先觀想在自己面前，有一明顯之母親，
時，都以慈眼觀我，以悲心攝持我，為我救護一切損害，成辦一切利樂。特別是今世，從
三、取惡緣為菩提道分

七義論云：一罪滿情器時，惡緣變覺道。一．如果惡果充滿整個器世間，如月未失寳，

(1) 七義論云：「三境善根」。是說如果在樂境、苦境、不苦不樂境裏，有了貪、瞋、痴、三毒時，應立即思惟：有許許多多的眾生，像我一樣依於三境發生三毒，以致造業受苦。他們將不堪其猛利苦，因此願他們一切罪苦，都流入我身。

(2) 七義論云：「諸威儀誦持。」兩為數敷引發正念，應發出猛利意樂，恆常讀誦：願眾生一切罪苦，都成熟於我身；願我一切善，都成熟於眾生。

(3) 七義論云：「取次從自起。」為了令自己能取他人之業苦，所以應常作如是思惟：

如果現在我能攝取自己當來所生的一切罪苦，如此也能攝取他人身上的種種罪苦。
災變迭起；時節改變，寒暑不恒；天地亢陽，陂池竭固；盜賊、兵戈、災異起。或有情暴

1. 以世俗菩提心轉惡緣為菩提道

(1) 七義論云：『報應皆歸一。』是說凡是我所生的一切衆苦，都是由過去不知我執

他人之罪業，以致在生死輪廻中，感受種種的苦報。入行論又云：

意欲自利，雖經無數劫，

以此大疲勞，汝唯有成就苦。』
現在，生起種種痛苦。又如「嫉妒高者，輕蔑低者，等者爭勝」之種種鬥爭心，都是由我
執所生；令我沉淪於生死苦海不得解脫，乃至令我遭人、非人之侵害的，也是由我執
造。入行論云：

「此於生死中，百返損害我，
今令諸怨恨，摧汝自利心。」

倘若我執生起時，當觀我都非有，何故執我？如是能在我執生起時，
現前斷除。又為
了使我愛執永不復生，所以應勇猛精進，勵力剔除。入行論云：

「汝曾傷害我，昔時彼已過，
今見汝何逃，應摧汝憐慢。」

因此，凡遇有損害，都應了知這是我執的過去，一定要勵力調伏此鬼。

又一個人的心行，如果都是尋求自利的，那就是俗人；
如果都是利他的，那就是行
者。所以應當以善知識本的行持來修取捨。善知識本說：「今除於心門，持一對治短矛，
相待而擊，無餘可修；彼急我亦急，彼緩我亦緩。」
如果能觀我執猶如怨敵，
更要修一切衆生都
者，霞婆娑說這是「送尋法」。
(2)七義論云：「修一切大恩。」
是說我們不但要觀我執猶如怨敵，
更要修一切衆生都
是我們的大恩人。因為一切眾生，都是無始來的父母，往恩甚重。即使是現在，也因緣於

如恭敬諸佛，何不敬有情？

這使說，眾生要成佛，佛與眾生的恩量是相等的。所以應對眾生修猛利悲心，取眾生
一切苦，由我代受；將我一切善功德，施給眾生。

特別是在有人、非人來損惱時，應作如是思惟：他之所以來損惱我，都是由於無始以
來作我慈母時，為我成辦利益，全無顧到自己的罪苦和惡名，以致遭到生死苦海之
種種苦；又由於緣力，導致對過去的親眷全不相識，所以才來損惱我。另一方面，是由
於我自己惡業的牽引，令他現在造害我的惡業，日後也將因此惡業而受種種苦報。他這樣
長時的受苦，都因我而起，實在令人憐憫。此外，更應思惟：過去我對他只有作損害，今
當替他遣除眾苦，辦諸饒益，勤修取捨。

倘若他遣除眾苦，辦諸饒益，勤修取捨。如果見到人或畜生時，應現前報他盡力饒益。倘若不能報前饒益，也應發猛利心，願
他離苦得樂，速當成佛。如是至心思惟，並加持誦。又應發願：凡我今後所做的善事，都
要饒益於他。
今將作酬報，把我頭目髓腦，全部布施給他。於是觀想剖開自己的身體，放在作禍者的面前，並這樣的對他說：我將我頭目髓腦布施給你，隨你意樂，任你飲食。接著又觀想：損煩我的鬼神，因吃我的肉，而息滅了饑渴，身心充滿了無漏妙善，成就二大菩提樂都因衆生而有，所以應觀衆生為親眷，盡力去餵養他。總而言之，一切過患都是我執所生，所以應觀我執猶如怨敵，盡力去對治它，一切功德皆是有情所有。以此關要，除利勝施他，袁敗自取外，別無所解。

2. 以勝義菩提心轉惡緣為菩提道

七義論云：罷亂境觀四身，空護最為上。我們應當明白，凡是依止煩惱以及內外情、器所生的衆苦，都是自己內心錯亂所顯現，並無少許真實。在世俗中如是有現的，如在勝義中，這一切法都無所有。倘若觀察煩惱和苦的自性，因了知：一切法無所生，這是無生法身；因爲是無所生，所以也就無所減，這是無減報身；由於是無生無滅，中間也
是無生法身，這是無生化身；又這些自體都不可分離，這是自性。這種把妄境觀成四身，是明白一切法都是四身的教授。
對治法，已發生煩惱的無所知，他們這樣的來警告我，一定是上師、本尊或佛、菩薩所化現。如果患了像癤癤一樣的病，而生猛利時，應如是思惟：倘若我不患此苦，一定能會入現法範圍，乃至忘失正念；如今能因此而提起正念，一定會上師、三寶所化現的事業。總而言之，親近師長無非是為了引生菩提心，所以說，依止惡緣也能成就願。

(五) 加行

1. 轉惡緣為菩提道

七義論云：「四行勝方便」。四行即是以一切積聚資糧加行：當我們一有了苦，便馬上想擺脫掉，這即表示我們不願受苦，願得安樂。既然想得到安樂，就應勤加積聚資糧。修習此法時，應先供養上師、三寶，盡力勤修福德資糧；然後修皈依發心，於上師、三寶處供曼陀羅，並至心祈禱：惟願上師、三寶慈悲加持，倘若弟子病者善，請加持令病；倘若患者善，請加持令死。如是至心祈求，以斷除希望和怖畏這二種妄心。

(六) 淨除加行

(1) 既然不想受苦，就得趕快斷除惡因，消滅業障。此法可由四力悔除：

(2) 依止惡緣也能成就願。
破壞力：至心懺悔先前所造罪業。②制止力：發誓從今以後，縱使喪命也不再造罪。③依止力：皈依上師、三寶，發菩提心。④對治力：修習空性正見，特殊勝陀羅尼（如百字明咒等）。

(3)供魔加行：供魔施食後，至心表白云：「你來作我修菩提心之助伴，此恩最大。今後願衆生一切罪苦，都成熟於我身。」若不能如此做，則應施食，修慈悲心，告訴他說：

「我將為你作現前和究竟的一切利益，請你不要阻礙我修法。」

七義論云：「隨現遇而修。」倘若遭到重病、魔害、怨敵等，而生猛利苦時，應憶念在這世界中，感生如是苦的，還有無量數的衆生。他們蒙受此猛利苦，實在可愍。所以，願他們一切衆苦，全流入我身中。又應思惟這些能損害我的，都可作爲修菩提心之助伴，有如師長激發我發菩提心一樣，他們的恩德都很大。見到他人受苦時，應相續取他的煩惱，衆苦，全流入我身中。如果我和他人同時有猛利苦時，應至心祈願他人的切煩惱，全攝入我身中。像這樣，能轉惡緣為菩提道的一切方便，其目的全在消除希望與怖畏之心。如朗日塘巴說的：「究竟雖皆能至離希、怖之道，然於現時分爲親怨而修者，如正曲樹。」
四、明攝為一世修持分

（一）七義論云：「總攝教授心，應修習五力。一五力者，是指牽引力、修習力、白種子力、破壞力、願力。」（2）牽引力：是說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今年、今生、乃至成佛，願常不離二菩提心，數數引發其心。

（3）白種子力：是說為了生長菩提心，應盡力去積集資糧。 （4）破壞力：是說在生起我執分別時，應立即思惟：從無始以來，由於這個我愛執，而遭受無量大苦；就在今世，也因此而受苦造罪，雖想善事之後，應當發願：願從今生到成佛，生生世世永不離修習世俗、勝義二菩提心；願隨遇一切惡緣，都作為菩提道。在供養上師、三寶、護法，以及施食之後，也應如是發願，並祈求加持，令所願都能圓滿成就。這五種力，就好像密宗裏，攝持一切法為吽字的法門。

（1）修白法種子：將一切資具供養於上師、三寶、福田處，使內心全無耽著。

（2）修願力：在上師、三寶前供養七支，並猛利發願說：「祈求上師、三寶慈悲加持，大乘菩提心法」。
令我於中有時，以及在後世一切生中，能修習二菩提心，並能值遇開示此修菩提心法的上師。

(3) 修破壞力：當作如是思惟：過去因我執而遭受無量苦；往後如不捨棄我執，仍然得不到安樂；現在也是如此執此身而感受痛苦。倘若細密觀察，就能了知吾人身心如幻，沒有實體，全無可執著之處，所以應努力斷除我執。

(4) 修牽引力：應當頻頻生起欲樂，祈願在中有時，也能繼續不斷的修習此二菩提心。

(5) 修修習力：應當時時記住前面所修二菩提心的道理。

威儀者，是說在臨命終時，應當右手摲下，左手托頰，以小指端塞住右鼻孔，從左鼻孔出氣。然後先修慈悲心，順著出入息修二取捨，再思惟一切生死、涅槃、起滅等種種法，都無有真實，這些全是內心錯亂所顯現。而這內心亦無真實，有如虛空法界。所以也

五、心修成之量

(1) 七義論云：「諸法攝一要。」這是說明，三藏十二部裏的一切大、小乘法，其目的均在調伏我執。如果不能調伏我執，則所修的法，就毫無意義可言了。反之，如果所修的
法，都能對治我執，這就表示身中已生起修心之行相。修學之得不得法，其差別就在這

所以有人說這是「稱行者之秤」。

主要之證量。因世間常人，不知我內心修為，他們只要見到莊嚴的外表，就很高興了。所
以，要以能做於自心無愧，才是修持之主要證量。我們應當時時刻刻以正直心善加觀察，
 jika! 種種威儀，無不生法。雖然他人不譏嫌我，也是證量的一種，但不能以此作为
自己認爲能做於自心無愧，這就是修心之行相，亦即表示能生起對治力。所以，修學者
應如是勤力勤求自心無愧。

七義論云：「恒常依歡喜。」由於能善修菩提心力，往後隨遇任何惡緣，都可取此
作修心之助伴。生此菩提心力，即修心之量。此外，更應輪轉向上，取其他一切悪
學者，如是勤力勤求自心無愧。以上所修成的心量，都是在相續中生起的修心行相，並未證得自性菩菩提。所以不應

大乘菩提心法

五七
復。

（二）七義論云：「莫刺心膚。」是說不要揭發他人的隱私，或暴露他人的過失，或誦非
人等心咒，以致令他人心中生猛利苦。

（三）七義論云：「靚端莫移牛。」自己的過失，應坦然承受，不可耍詐，想把過失栽到
他人身上。這種只顧自己私利，不管他人死活的惡念，必須趕快遠離。

（四）七義論云：「不爭先得。」對於公物，不能有侵佔的惡念，更不能千方百計的想把
它弄到手。這種貪念，應及早斷除。

（九）七義論云：「不作經懺。」是說不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暫時屈就他人；或
人認為修心就是為了治鬼魔，假若是這樣的話，那與送鬼又有何分別？所謂佛法，是以能
對治煩惱，調伏我執為要件的。倘若不能對治煩惱，甚至還增長我執的，這都不能算是佛
法。”

（九）七義論云：「天變成魔。」如果因修心反增慵慢，像這樣不善於修心，本是佛法也將成
非佛法了。修心原是為了調伏我執，如今反成了我慢，使自心更粗鄙、更醜陋，這乃是修
持未達扼要之故。就如同鬼害東門，送俑到西門一樣。所以說，下藥要對症，修佛法要斷
下面所說的都是如何使修心不退轉，和能轉轉增長的方便法門。

（一）七義論云：「諸倒覆修一。」如果因修心而受苦，或遭害，或將他人加害，或自受自苦，乃至不想再繼續修心。這時應思惟：此間有很多眾生，像我一樣也有這種苦，實在非常可憐。他們將不堪受其苦，所以願他們的苦報都流入我身，令他們都具足了修心順緣。

（二）七義論云：「初後作二事。」每天早晨起來，應如是發願：「今日中，一切身口、意當不離二菩提心。作是願已，白天以正知正念如是攝持。夜間就寢時，要反省今日所作所為。如果發現了有違背菩提心之行為，應立即痛加懺悔，決定今後不再造罪，並

（三）七義論云：「初後作二事。」每天早晨起來，應如是發願：「今日中，一切身口、意當不離二菩提心。作是願已，白天以正知正念如是攝持。夜間就寢時，要反省今日所作所為。如果發現了有違背菩提心之行為，應立即痛加懺悔，決定今後不再造罪，並
祈求上師、三寶慈悲加持，令其清淨。若確實沒有違犯，應發猛利喜樂，並誓願日後均能如是修持。

（四）七義論云：「二境皆應忍。」如果在眷屬和資財都圓滿具足時，應如是思惟：這些有為法，皆如夢幻泡影，亦如鏡花水月，全無真實，不可生懼慢心，當以此福報廣造利他事業。如果事業衰敗，身上了無一文時，也應思惟：這些衰敗相做為逆增上緣，毫無怯弱心。

（五）七義論云：「二事捨命護。」所謂二事者，是指總法三昧耶和別修心三昧耶。倘若沒有這二種三昧耶，不論是今世或是後世，均不能得到安樂。所以應捨命守護。

（六）七義論云：「二事捨命護。」所謂二事者，是指總法三昧耶和別修心三昧耶。倘若沒有這二種三昧耶，不論是今世或是後世，均不能得到安樂。所以應捨命守護。

（七）七義論曰：「取三主要因。」修法之主要因緣有三：(1) 遭遇良師；(2) 自己能如理修學；(3) 具足修法所須順緣。倘若自己具足了這三種主要因緣，應當發猛利喜樂，並祈願一切衆生，都能具足這三種主要因緣。倘若自己缺乏這三種主要因緣，應當發猛利喜樂，並祈願一切過失，全成熟在我身上，願他們都能具足此三種因緣之圓滿。
大乘菩提心法

(二) 七義論云：「今當修主要，從無始以來，我雖須過無量人，反於一處，我從未慮過他，而他卻來作損害的有情；或由思慧之緣，我所極不喜歡的。在這些難生悲心之處，更應盡力去修習慈悲心。」尤其在上師、父母面前，必須斷除違害憐怒之心行。

(二) 七義論云：「不依賴餘緣，勿誤緣不具足，也應由二菩提心門，取此不具足為逆增上緣。」

滿果報，並能至心修學佛法。

(八) 七義論云：「修二無失壞。」是說大乘一切功德，都是從恭敬師長中得到的，所以

不應迷失此恭敬信仰心，又菩提心是大乘法之中心，所以修心應勇進不退。

(九) 七義論云：「戒守護此，所以於大、小乘微細學處，都應守護不退。」

【未完】
主要呢？

一、在現前一切事務中，以修正法為主要。
二、在修持和說法二事中，以修持為主要。
三、在各種修持法門中，以修持心為主要。
四、在修持和說法二事中，以依上師教授，專精修習為主要。
五、在遠離對境修持中，以修對治法為主要。

修學者應如是抉擇，奮力修學。

（壬）七義論云：「不應顛倒。一顛倒有六種：
一、不能忍受修法之苦，卻能忍受降服怨敵，守護眷屬等諸艱苦，這是忍顛倒。
二、不願修清淨正法，卻進涉世間財位，這是欲顛倒。
三、不由聞、思、修三門領納佛法甘露法味，卻耽着於世間樂味，這是味着顛倒。
四、於作惡者不修悲愍，反而於苦行者修悲愍，這是悲愍顛倒。
五、對依靠我的人不令其修正法，卻教他作增長世間財位之方便，這是教心顛倒。
六、於出世之樂善不修歡喜，見怨敵有苦而生歡喜，這是隨喜顛倒。

修學者應遠離此六種顛倒，奮力修習六無顛倒。
七義論云：不應暴戾。若於善業中，以忍耐比不上新生的肉能保護自己，適當的暴戾勝過那過份的尊重。這話不足為信。因諸修習一切佛法，須能對治我執，否則即成過患。
由具名稱法王恩，善獲耳傳大寶藏；
因信衆勸開顯力，願衆皆修菩提心。

六七

大乘菩提心法
十一、顯密修持訓語二十八門

一、悔恨十因

行者尋求，解脫大道，正偏佛智，應先觀察，悔恨十因。既已賦得，福力所感，自無礙，難得人身；如任蹉跎，空過一生，報盡之時，悔恨何及？既已賦得，福力所感，清淨自在，報得人身；生前所為，未合梵行，報盡之時，悔恨十因。自無礙，難得人身；如任蹉跎，空過一生，報盡之時，悔恨何及？心本無生，性同法身，人世幻海，勿為所畫，如被吸引，必成悔恨。未合梵行，報盡之時，悔恨何及？

導行正道，未能證覺，先與分離，一旦報盡，悔恨何及？信願猶筏，渡彼彼岸，百行如樂，正信必失，舟筏如變，悔恨何及？勝妙佛法，傳自聖德，毅然捨賣，正道必阻，悔恨不及。青春之時，正好修持，身語意善，世俗漠視，時機消失，悔恨莫及。
二、十事必須

度己之能，欲有所為，循道精進，實為必須。切實奉行，法師訓示，篤信精勤，

實在必須。學入憲勿，誤投上師，本身功過，尤須自知。欲求心與，上師相應，

須具勝慧，信無動搖。欲求濟治，身語意業，遇事必須，內心警惕。周詳審察，

至極謙和，必具宏願，期求成就。決定無疑，勇猛堅固，如願脫離，輪廻束縛，

至極謙和，必具宏願，期求成就。決定無疑，勇猛堅固，如願脫離，輪廻束縛，

急須遣除，貪愛宿習。如求人世，出世功德，生具正信，兼有正行，以此廻向，

普利衆生。急須勤修，精進不懈，於念於行，慈愛悲憐，應應永繫，利樂有情。

開道勝解，智慧生起，應悟萬象，一法所印，勿再妄誕，色法為真。

三、十事應為

如值法師，賦有聖力，循具智慧，應求依止。當擇友侶，信仰修習，一如己身，堪以托心。身

食適體，便應知足。各宗大德，說法微妙，悉應研習，心毋偏倚。醫方觀星，

占算兆相，利濟人生，修習何害？節制飲食，持戒精嚴，調伏身體，行之勿疑。

虔誠修持，覺性增長。授徒應擇，信堅心順，渴求智慧，似有宿根。行坐食臥，
四、十事避離

上師心向，世俗名利，避勿依止。友伴法侶，阻害參悟，避勿相與。禪房雜居，
擾及心性，避離為宜。飲食資生，取之有道，勿行詐盜。事如擾心，又阻覺性，
棄而勿為。舉止輕忽，啓人卑視，急早遮止。無益行動，避免為宜。隱己之過，
揚人之惡，避而勿為。飲食衣服，不合於體，應知捨棄。愛因貪起，急因遮止。

念念造像，無非真心，流露之相，不應避之。心行起滅，顯係實相，跳盪表徵，
不應避之。情欲混熾，人復籍之，同憶聖智，脫離情欲，是以情欲，不應避之。

五、十事勿避

以財佈施，如溉福田，智慧增上，不應避之。疾病貧困，猶如上師，啓迪信心，
不應避之。人遇仇敵，或值災禍，心易向道，不應避之。凡有所獲，不求而至，
必為天賜，不應避之。事之審辨，貴用理智，譬諸益友，不應避之。身心善業，
盡力所能，虔誠修持，不必避之。自惟力微，於人少助，助人之心，仍不應避。
六、十事應知

應知一切，目睹色塵，如幻不實。心離真空，無有自性，應知無常。心有所思，
應知生自，等無間緣。身語色法，亦屬四大，應知非常。應知苦惱，宿業所感，
其何能免？愁苦之餘，心必向道，應知慈苦，無異上師。應知世間，一切色塵，
無有一物，有其自心。應知世間，一切色塵，待緣而生。

七、十事應習

學佛貴在，如實了知，實踐佛道；勿學滿生，侈談佛法，毫不修習。離鄉遠居，
應依正智；如實修習，出離貪著。

（戒懸故鄉也）  按密法：人於命盡之時，如仍貪戀塵世，即難超脫投生佛土。

既擇上師，速棄我慢，信奉教法，修習勿疑。聞法禪參，心靈妙明；萬勿怠忽，益加修習，念持勿失。洞澈性地，靜住正念，
勿謂已悟，心靈妙明；萬勿怠忽，益加修習，念持勿失。洞澈性地，靜住正念，
甘守貧困，保持潔行，信心不退。心既決定，成就大事，應捨自利，普惠羣生。
八、十事精勤

布身、語、意之靈力之一論壇。

初入沙門，應於教法，聽聞勿忘，精勤靜慮。

其事調伏，精勤勿懈。所居寂察，精勤禪坐，以發心念，密法調伏。

心念起落，不能控制，力事調伏，精勤勿懈。所居寂察，精勤靜慮。

今難滅臨，精勤忍辱，身語意三，毫不為動。

初已進修，真言密乘，應修三重，大曼陀羅，身語意三，勿令染污。

（三重大曼陀羅，為供養本續中所修身、語、意業主尊。亦即印度教瑜珈法所謂流

少年之時，亟早皈依，淹通法理，淨行上師，勤學教法，如實修習。世俗凡夫，

不能宣談，性空妙諦，勿與往還。

反躬自省：幸已賦得，自在無礙，難得人身，何不奮發，依止三寶？反躬思惟，
十、相似十悟

信心薄弱，智力薄弱，徒托空言，寧非違失？
思惟凡心，顛倒幻妄，應知奮發，靜參不息。
思惟末法，人欲橫流，應知奮發，精勤求道。
思惟眾生，立求對治。思惟末法，災苦無量，應知奮發，勤習正法。
應知奮發，勤習正法。
顧望之切，誤為信心，愛戀之心，誤為慈憫，心流止息，誤為禪寂，偶觸色塵，誤為十相，瞥見實相，誤為圓證。侈談信佛，略不修習，凡俗不察，誤為篤信。瑜伽行者，雖脫俗習，未能掃除，六欲七情，誤為普濟。好使詐僞，誤為機智，眩世欺俗，誤為賢哲。

十三、十三悲果

貪得人身，不重聖道，寶山空開，失策堪悲。身依賢德，無學如故，渴死湖濱，失策堪悲。身入佛門，猶戀紅塵，飛蛾撲火，失策堪悲。

不貪藥，失策堪悲。空言佛法，不自修持，如鳥善禱，失策堪悲。淹通戒律，障重未除，一生隱修，失策堪悲。
十四、十五缺

閉關靜慮，俗念繫縛，如是修道，顯有缺。

愛憎妄念，顯有缺。無我以戒，不自守持，如是修道，顯有缺。

修道之人，如以聖法，易收財物，顯有缺。

修道之人，高談法理，自無高行，顯有缺。僧修道，顯有缺。

修道之人，於勞於逸，心生差別，顯有缺。
十五、十二事不可少

不可少者：能知之智，用以悟道，合合需要。不可少者：大德上师，堪能引趣，解脱正道。不可少者：精勤修法，三具具足。不可少者：玄妙法理，博大精深，摄智无量。不可少者：不染邪恶，不堕陷阱，不值危难。不可少者：上师开示，胜妙密谛，藉以避免，走入歧途，心心无偏倚，君子之徵。于人恶行，心常慈悯，不生嗔怒，君子之徵。患信因果，心无偏倚，君子之徵。于人恶行，心常慈悯，不生嗔怒，君子之徵。患信因果，心无偏倚，君子之徵。
十九、十事自益

脱去塵垢，虔修聖道，自受饒益。離俗出家，皈依聖師，自受饒益。虔奉聖道，聞思修三，自受饒益。離羣獨修，自受饒益。混跡常樂，自受饒益。意常堅決，不乘人危，自受饒益。現世欲樂，變遷無常，自受饒益。身語意業，可睹色法，變化不實，應知捨棄，乘時悟解，實相真諦，自受饒益。心不貪戀，應求悟證，涅槃常樂，自受饒益。心于少分，便爾知足，不貪世財，自受饒益。虛無貪戀，苦惱自招。心注利名，鷹折其翼，苦惱自招。孩童吞炭，苦惱自招。

二十、十事最勝

純根之人，信受因果，最为勝妙。法界流出，見不可見，一切色法，種因之人，
二十一、十事誤堪悲

悟證性空，最為勝妙。能知所知，能知之識，三者不離，利根之人，徹底悟證，為勝妙。鈍根之人，說定一物，心不猶豫，最為勝妙。色心二法，不一不異，中根之人，修習禪定，心注不釋，最為勝妙。利根之人，禪定觀照，心住常寂，一切客塵，觀其夢景，或幻化，中根之人，妄念不起，能所俱遣，最為勝妙。鈍根之人，日常生活，切合因果，最為勝妙。利根之人，不貪業果，最為勝妙。三根人士，漸次消化，欲障我見，修持功候，顯有進步，最為勝妙。

吸聞善徳，炫奇自高，邪說外道，不求依止，獨佛實教，宣法上師，如是修行，迷誤堪悲。心猶執著，虛妄世法，不求聖德，開示妙法，如是修行，最為勝妙。利根人士，漸次消化，欲障我見，修持功候，顯有進步，最為勝妙。
二十一、十事必须

二十三、十事无须

外镜，以不实故，所以诸佛出世，若有一法是实，则诸佛终不出世，所说方便教门，
不為知者說，但為未知破執除疑以形言敘，若執喪疑消，則無道可得，無言可

二十四、十事更勝

如已證得，自性清淨，臥滅罪根，不再需要。（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云：如是法相不生不滅，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無主。又金光明經疏云：所觀之罪，非

復是罪，罪即實相；所觀之福，福即非福，非即實相；純是實相，是名大懺悔也。）

心已安住，湛寂之境，臥滅罪根，亦不需要。（見前註）如已悟證，心念如幻，捨念樂住，不再需要。（捨念樂住者第三禪也）欲障業重，證為不實，尋求對治，不再需要。苦難與樂，唯為盡性，妄求多福，有何需要。悟證本

識，性本無生，遷移本識，自無必要。凡有所為，莫非利他，心切自利，不再需要。

勝彼無量，不奉佛法，背覺合塵。密義一句，勝彼無量，顯了教法。禪關瞥見，

利彼聖智，勝彼聞思，勝彼無量。最極少分，利他功德，勝彼無量，利己功德。

刹那可證，三昧耶地，心念湛寂，勝彼無量，三昧耶地，心念未泯。刹那所證，
二十五、十事無別

人於梵行，誠篤修持，入世出世，了無差別。人如證得，超世正智，禪坐與否，了無差別。人於塵欲，不起貪著，苦行與否，了無差別。心證實相，寂居山巔，行腳十方，了無差別。譬徵本原，於世欲樂，貪不貪著，了無差別。具足大悲，聖法之後，頓生勝解，身世否泰，了無差別。既證勝慧，神通變化，能與不能，了無差別。

二十六、聖法十德

十善業道，六波羅蜜，實相圓覺，微妙法理，苦等四諦，禪定四地，無色四界，密法生滅，即生成就，種種教法，隨緣應機，宏布人間，莫非聖法，希有功德。
人世覺者，係出天演，或出梵門，四大天王、欲界六天、十七色天、無色四天，如是人天，出自輪廻，不復沉淪，莫非聖法，希有功德，轉生世界，壞壞之前，度盡眾生，足證聖法，希有功德。塵世成就，或為預流，智燈廣照，威力加持，世界有情，咸獲超脫，足證聖法，希有功德。出家成聖，為世宗仰，足證聖法，希有功德。大乘菩薩，宏大悲願，縱極微小，死臨中有，亦足自拔，足證聖法，希有功德。如是等人，悔悟向道，亦證涅槃，足證聖法，希有功德。絨衣加身，為世尊敬，足證聖法，希有功德。恭敬恭養，足證聖法，希有功德。

二十七、事喻說

根本實相，不落言詮，所謂實相，引喻以況。既無所見，亦無能見，所謂見性，引喻以況。既無所行，亦無能行，所謂行道，引喻以況。既無所守，亦無能守，引喻以況。二重功德，二重者，入世出世也，既無所積，守願不貳。
二十八、妙悟十樂

有情之心，不離真心，如是妙悟，是為大樂。實相超念，不可比量，輪廻差別，無有自性，如是妙悟，是為大樂。法爾真心，於念不動，如是妙悟，是為大樂。法輪常轉，劣我論滅，如是妙悟，是為大樂。報身之像，悲心反映，超絕生死，無有變易，如是妙悟，是為大樂。法處自生，心色於彼，不起差別，如是妙悟，是為大樂。無垢具足，無有少分，如是妙悟，是為大樂。隨緣可臻，如是妙悟，是為大樂。

結述

上來所攝，清淨梵語，出自聖德，偉大上師，或度母等，諸菩薩說；人間上師，
話是這樣說，然而在此不可限量的無邊法界之中，衆生的種姓是有種種差別，其根行
勝解，亦各有種種不同。即由此種姓根行勝解不同的緣故，佛陀也不能不隨順種種機宜，
現出種種身，示出種種行，立出種種教，說出種種法。尤是釋迦如來，對此無邊世界
海中的娑婆世界，無量時劫海中的五濁惡世，無盡有情海中的薄福有情，更不能不現種
種行立種種法教了。佛在在的有情，無論其福德厚薄，智慧深淺，根機利鈍，行善善惡，
既已遇佛會受佛教授的時候，定能醒覺各各無始久遠來所植之善根種子，而發希求解脫或
成佛的現行心——除提婆達多等之示現，亦非約五性而言——由此心而起行故，便能獲得
上生或決定勝之妙果也。這種勝利是值佛會的有情們所獨有獨享不共的權利，與我們末
法有情毫不相干，從經律中看他們的享受，徒增我們無限的羨慕心、渴仰心、悔恨心、慚
愧心而已。那麼，佛陀就是完全棄棄了我們嗎？佛陀完全無利益我們的方便，我們也可以得佛的恩澤之利益。由佛成就大悲與願力故，不捨有情，由佛能隨機設教故有利益我們的方便，又由我們學習佛法，思維法義，信解正
理，發趣善行之故，是決定能得利益的。惟我們末法薄福有情，與已意根劣根之佛陀，能
生起上來所說之關係的，那就全賴乎佛滅度後結集正法與傳述正法的大德，而在非印度的
異類民族之受益佛法者，則尤賴乎翻譯傳釋建設續持的大德了。
一、西藏佛教舊派之略史

當我國隋朝以前，西藏的佛教，是未有佛教傳播的一塊地。佛教沿著絲路進入西藏，其後受了佛教影響的關係，他們在西藏所建立的佛教派別，是很多的。以三世十王時期為例，西藏的佛教派別是很多的。

五西元六四一年的時候，文成公主及尼帕爾公主，下嫁西藏松贍博多王之後，由二位公主信仰佛教的因緣，西藏的王臣庶民，也觸發了信奉佛教的動機。傳說西藏的佛教也因此創造於這個時候，並且略有翻譯佛經的事實。因信佛教先有之佛教派別，勢力強大。末能大興正法。次於唐睿宗的時候，又有金城公主下嫁公主之名未能詳考。
除奸黨，數載遣人至印度，迎請靜命菩薩與蓮華生大師等百餘法匠，建桑耶寺譯講述，未經數年，三藏俱備，此可見帝王勢力弘法之一斑也。若有經像，而無僧伽，正法縱盛，弘於當時，亦必遷滅於後世。現在尼帕爾國因無僧伽的緣故，徒有寺廟而無正法。國王有鑒於此，故請靜命菩薩，度有福智之七人出家受具，這是西藏人出家為僧伽的開始。次有藏王名遲惹巴瑾者，將前王所譯之經論，編證其部數頁數標題列目等，大加整理，對藏先期的佛教，當以此為最盛的時期。其王信敬隆，臣庶必起反感之心，奸賊相聚，謀弑其主，扶王弟名朗達瑪者就位，凶暴不仁，大滅正法，折廟焚經，殺逐僧伽。時當唐武宗會昌元年與內地佛教僧衆同遭厄運，可謂奇遇。其王未久遂亦被刺，國亂法亡，庶民淪苦。久經苦亂之後，又起思治之心，故先曾略遇正法之人士，今值庶民樂法之約求，遂有僧俗說之紅教，新派即薩迦派、迦舉派、迦當派、格登派等，西藏原名舊派，漢人多稱紅教，在滅法以後重輝之佛教，西藏原名新派，漢人多稱黃教，似稍失真義。更有以宗喀巴大師派為黃教，餘派盡為紅教白教者，以服色而立名，那更是盲人摸象的談說了。
西藏佛教中興迦當派之略史

西藏佛教經過朗達瑪王的摧殘，前後二藏遂無僧人之足跡。迨王被刺，政治又大起爭奪，佛教遂無著落，及至藏僧又復於後藏瑣峨日地方，遂據之為王。連傳數代，皆信正法，惟因前法久滅，兼之邪說橫流，雖數迎印度諸法匠來藏弘法，然終無若大之成效。至僧行時，有王名智光者，聞阿底峽尊者之德望，便知非彼來藏加以整頓，佛法難以中興，因此遂不惜身命資財，殷勤派人迎請。及至其姪菩提光居王位時，方將尊者迎接到藏，因受王請，造著提道併論，抉擿顯密的宗要，辨別邪正之界限。自是西藏之佛教大為一振。其論之大義，謂法乘之大小，是由各人之機宜而成，譬如小乘志願的人行施，其施剩小乘行之施，其戒忍進定慧，及四無量等，莫不皆然。若有大乘志願的人，雖將一握食而施諸無盡，皆是大乘之施，此施即為成佛之資糧，其戒忍等更不待說。然人之根機大小，是由修習而成，非是無始傳來，便有固定不可改之種姓而致的。又說此種修習，是有次第的，不可超越的，不可居奇的。假若躐等妄求，必不能生高上的功德。又說，若未厭離現法，定不希求後法利益。若專追求現世的衣食住和名利恭敬，次第。又說，若未厭離現法，定不希求後法利益。若專追求現世的衣食住和名利恭敬，
決心。若無真誠出離之決心，專務於三界中來生的安樂的，這種人尚不能名為趣向出世成佛的資糧，也不是菩薩的正行。故於上士發心之法門，廣為開示抉擇。又發心以後，若不隨學菩薩正行，或僅學習他種邪行者，定不能成滿善提資糧，定無現證菩提之理。因爲積集資糧的正行，是以利衆生為要務的。欲想利生的大士，必須先知衆生的根行。若無通力，觀機說法，縱滅身梵心而利他，究屬利耶害耶？俱無決定之判斷。宛同闇裏射箭，難期中的。故於開示發心之後，次則詳明修行之軌，並修正觀之法。文顯義雖可成佛，然終未若密法之速利。惟有多種密法，絕非普通人士之所能行，故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所能學。倘非其機而修其法，猶如鬼隨獵獵，徒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決
五、西藏佛教中興薩迦派之略史
此派亦自宋朝，有明喇巴譯師者，幼性剛強，懿志超拔，先從紹摩譯師略問法要，
練習梵文，自覺在藏學習，終不若親臨聖地，參訪明師為快，故約一二同志，結伴前往。
先在尼帕爾租住，略習熱帶地方之氣候生活，再進天竺，偏參者德。特從止迦摩羅希嘎寺
之座，挾喇巴大師總學諸部法要，別習無上密部歡喜金剛之法。再由師長介紹，依智足
大師學習無上瑜伽父部集密大法，又從姑姑日巴大師，學習母部，大幻網法。更依挾喇巴
修習二師，深入修習之經驗次第。次回藏地，廣弘密法，惟對於顯教，未為開揚。稍弘之
後，又往印度，正當阿底峽尊者來藏，傳說他們相遇於途中。此師所傳雖有四大弟子，各
擅專長，然其最圓滿領受師長之法味者，要算西藏有名即身成佛之彌拉日巴大師也。彌拉
大師俗為後藏哦日生人，幼失父怙，產業盡被其堂叔及堂姑之所侵奪。漂零孤苦，實難言
法。師觀弟子，原屬大機，今受九番大苦，淨治罪業，次乃盡傳歡喜金剛、集密金剛，及
勝樂金剛等教授，令其入深修，隱十餘年，證大悉地。其教授弟子，多以歌唱而演法
義，開法之後，即重實行。所化弟子，難以量計。西藏佛教，乃至末法，猶能重於依師及
實行者，即多因此派影響之力。唯因重師所教，其輕視經教之弊，亦依之而生，又因專修
密法之故，亦蔑視戒律而不守持。後時薩迦四祖及宗喀巴大師之所破斥者，亦多此派的
復興西藏佛教格登派之略史

西藏佛教自唐至元，凡數百年，其興廢變遷之浪，起沒非一。諸講論者，多無切實之行持，其修行者，又多盲無聞慧。學顯教者則專凝大乘無羈之行，樂密法者，尤以蹤等為能事。戒律禁行，棄如糠粃，僧伽羯摩，那是全無見聞的了。爾時有宗喀巴大師者應運而興，多聞實行慎重戒律，依據阿底峽尊者之教授，若顯若密，皆建立修行一定之程序，堵絕學者偷便宜之心理。西藏佛教由是又為之一振，遂形成今日威聲赫赫之黃教派了。

其建立顯教之行者謂總一切經論，其所為獲得之目的，要之不出二事：一、令眾生離過，二、令衆生生德。其過可分三類：一、諸非福業，能令堕諸惡趣；二、有漏善行，皆不順涅槃；三、自私之心理，能障菩薩大心。離彼三過，便能不墮惡趣，不受流轉，不為小乘。令所生之德，可為二類：一、未出世者，即增上生法；二、出世間者，即決定勝法。後又分二：一、唯自一人解脫生死；二、令一切有情證大菩提。今衆生離惡趣生善趣者，即修十善、五戒等人天乘善法而足，故非佛說法之真假目的，其目的在令有情永出生死及成佛耳。為成辦此故，略有三種法要：謂出離心、菩提心、真空見。若無出離心者，定不能成佛，永不能入菩薩數故。若無
真空見者，決定不能斷除二障現證二空，以無真實義以之真對治故。又若無出離心者，定
不能發大菩提心，以自未厭三界流轉，決定不想度脫他故。又若不知苦者，定不能發真
出離心，以未知苦，定不願苦，不願苦者，定不捨離故。又能知三界之微細行苦者，定
先知三惡趣之粗重苦者，定須先知人死亦可墮落其中。能知人死亦可墮落其中。能修
正法證得樂果者，應先知我輩，下至滅一過失，生一德，皆賴善知識誘導之力，即就世間
庸常工作，若無前賢之教導，尚難成辦，況云從未見聞之出世法乎。故一切功德之根本，
最初即應依善知識，其他進修人身利大難得，壽量無常及三惡趣苦等。由此能令發生粗分
畏苦之心故無故，便能解脫脫脫護之方便，然此方便絕非神權或人等之可能，要須自
己之防惡修善，方能脫離也。然此防惡修善之法，由誰能說之，及誰能行之耶？由誰能
自證自說，及唯佛徒乃依佛行，故此三寶，乃真能救護衆生之歸依處耳。次觀三界同一火
宅，其苦之源，為煩惱及業，卽由斯二諦，便令衆生常轉於大苦輪中永無休期也。唯有
滅除苦集，乃為安樂，其能滅除者，唯有三學，依此實行，便能解脫生死，永斷苦種也。
再進觀一切有情，其心念相續，從無前際，惑業所染，人生遊處，所經之胎卵二生，定蒙
父母之慈悲惠育，乃得生全，故一切有情，皆是自己之父母，而且恩德深厚焉。為欲
酬報父母恩故，必須為其除苦興樂，欲想成辦如此偉大之誓願責任故，除成佛而莫由達。
七、總談西藏佛教興衰之原因

總觀上述之略史，可見除國王等人力弘揚或摧殘之外，其興衰之變化，略見有三種原因：

一、重不重戒律，二、樂不樂如教實行，三、能不能依次而行。凡某一派之興也，其

初必以嚴持戒律而為基礎，其次須依師教授，身體力行而求實證，再更須不求速趨等勇

猛恒常步步的切實作去，乃能發生實益。由實益故，乃能將佛法開示、建立、住持久

遠也。任何某一教派之衰也，皆因輕蔑戒律為小乘，或因徒有講說而實修持，或因不循

正軌而偷巧取近，漸令法非全法，道無先導，或摘頭，或切尾，傳一咒，持一名，用此殘

字而替大法，以致三藏靈文，同同廢紙，或定慧學，都成虛言，由是而令佛法摧摧，慧炬

滅。如是摧滅，是在先建之不美耶？抑因後學心理之所致耶？我輩欲建立佛教，欲住持佛

教，欲弘護佛教者，皆願審思而採擇焉。餘如寺廟規模，僧數多寡，服裝紅黃，經費窘

裕，對於佛教之興衰，吾覺猶在其次。其政教合一與否，余覺其更為次之。
西藏佛教略如上述，今更反觀我國內地佛教之成立。昔在漢魏之際，是爲我國佛教初入時期，對於任何宗派，皆無可述言，卽對於佛教總體，亦僅略譯幾部小乘經典，講講修習，並未見何爲建不建立。故晉朝道安法師等，尚憂戒律未臻，惟恐聖教難以久住。次至姚羅什，乃廣譯大乘經典，與覺明三藏翻譯十誦，爾時始有戒律之法規，佛法之基礎，成實三論之教，亦由彼時而始立。唯其成實與三論，仍僅講論法相及破立之理論，至於學三論及成實而修行，乃至現在，曾未見有誰問之及誰釋之。此是余見聞之狹小耶，抑中國佛法實如是耶？尚望三論諸師，有以教我。次至陳朝真諦法師始譯俱舍與唯識之典籍，至唐代玄奘法師又重譯廣弘，其俱舍與唯識諸論，雖詳談資糧等五道之次第，然在漢人，皆自許為大乘根器，對於俱舍之法，當然是學而不修，卽對於唯識，亦僅仿取天臺，或華嚴宗所立觀法之名，而談修唯識觀。至於從凡入聖乃至無學道之次第，究當如何修習，更是余所未學未聞者也。天臺宗法華，賢首崇華嚴，談乎理也，惟恐自宗之不圓不頓，敘其行也，惟恐自宗之不越不包。故天臺立境，則必曰一法三諦，明心則必曰一心三觀，言行則曰圓教之十法成實。更敘十法界中，各具十界，乃至百界而立千如，更加依正五蘊，轉為三千，而云一念三千，三千一念，圓融無礙之旨，可謂極矣！
九
今後建立中國佛教之意見

吾國已往之佛教，善與不善，皆成往夢之陳跡，盛者不能復追，衰者亦無法可政，惟

西藏佛教與中國佛教
當借用為前事之鑒，或依效之規也。現代世界國家之環境，歷史變更，形势萬狀，其對於佛教之產業，摧殘剝削，各盡其極，致令僧人無所依托，正法全之保障，一方面由僧伽之不振，他方面亦由國家政治之無軌道也。故今後建立佛教者，須有多方面之顧慮：一、要望今後之國家社會積極者，必須提倡保護，督促整理，消極者亦須依照法律條例，世道公理，不得無理之侵掠橫奪，若如此方有國家社會之依止也。二、要望今後各佛教之大士，必須了解，僅開門念佛，或瞑目息心，或登高狂呼，全無建立整頓佛教之可能性。然全捨而不念佛，不參禪，不講教，終日囂囂，惟食眠睡者，又是滅亡正法，唯一無二之敗類也。如來正法，總有二種：一者依教奉行，二者遵依，一者遵依者，尤須依師，受戒，如律嚴持。更依戒行，勤修多聞，如聞起思，依思而修，學行兼顧，既無說食數寶之謬，又免盲修瞎鍊之謬。絕非一人閉戶，專修一事，三藏靈文，捐同廢紙之所能任也。言依教而行者，謂雖不知一切佛語，皆是我輩末代衆生所應修之法，從淺至深，由簡入奧，先求人天之基礎，再求出世之正軌，後為度盡一切有情而求成佛。要以善行，乃能脫離惡趣，必須空慧，方能斷除煩惱、永超三界，要仗菩提之心。
十、結論

余此文對於中國原有之佛教，略舉其短處而論者，非故意輕詆先覺熱心建立之教法，亦非謂將二千年之中國佛教，於國於人，無所益。惟願今後當建立中國佛教之智者，能自知短缺，有以改善益求精，務必達到最極圓滿之鶴的，是予之厚望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廿日寫在南潯佛學會。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者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併為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門，大乘菩提心法等合刊

佛曆二五六三年／西元二〇一九年十月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電話：(02)23951188
郵局劃撥帳號：07694979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帳號：045004597503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發行日期：佛曆二五六三年
西元二〇一九年

為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門，大乘菩提心法等合刊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電話：(02)23951188
郵局劃撥帳號：07694979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帳號：045004597503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謹慎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及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善導寺站(326)、237、232、287、283、285、286、28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路口(53、57、57a、651、37)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630、270、263、246、621、651、37、261)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親臨本會三樓講堂。
（二）利用傳真：(02)23965956
（三）撥打電話：(02)23951188分機：11、12
（四）網址：http://www.budaedu.org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謹慎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詳寫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まったりで読まないように

読者：簡豐文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電話：(02)23951188
郵局劃撥帳號：07694979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帳號：045004597503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謹慎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詳寫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善導寺站(326)、237、232、287、283、285、286、28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路口(53、57、57a、651、37)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630、270、263、246、621、651、37、261)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善導寺站(326)、237、232、287、283、285、286、28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路口(53、57、57a、651、37)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630、270、263、246、621、651、37、261)